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当代文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理论的幽灵 ——文学与常识

[法] 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吴泓缈 汪捷宇 译

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文学”即本质
“作者”乃文本意义之权威
作品以“世界”为主题
“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对话
“风格”是选择写作方式
“文学史”是逐一列举大作家
“价值”是文学经典的客观属性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 / (法) 孔帕尼翁著; 吴泓缈, 汪捷宇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5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08195-8

I. ①理… II. ①孔… ②吴… ③汪…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134 号

Antoine COMPAGNON

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015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
著 者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译 者 吴泓缈 汪捷宇
责任编辑 赵 丽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52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8195-8
定 价 3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

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 1 / 序言：爱罢何所余？
- 7 / 理论与常识
- 10 / 理论与文学实践
- 13 / 理论、批评、历史
- 15 / 单一理论或多个理论
- 16 / “文论”或“文学理论”
- 17 / 简化为要素的文学

- 21 / 第 1 章 文学
- 24 / 文学的外延
- 27 / 文学的内涵：功能
- 30 / 文学的内涵：内容的形式
- 32 / 文学的内涵：表达形式
- 34 / 文学性或偏见
- 37 / 文学就是文学

- 39 / 第 2 章 作者
- 41 / 论作者死了
- 45 / “意图”(voluntas)与“行为”(actio)
- 48 / 寓意与文献学
- 52 / 文献学与阐释学

57 / 意图与意识

60 / 对齐法

63 / “第一手信息”(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67 / 意图或一致性

71 / 反对意图论的两个论据

76 / 回归意图

77 / 意思非意义

82 / 意图不同于构思

84 / 关于意图性的推定

89 / 第3章 世界

91 / 破除“模仿”

95 / 蜕化的“模仿”

99 / 现实主义:反映或规约

102 / 指涉幻象与互文性

107 / 有争议的术语

108 / 反模仿论的批评

115 / 语言的任意性

120 / 辨别式模仿

126 / 虚幻世界

129 / 书的世界

131 / 第4章 读者

132 / 被忽视的阅读

135 / 读者的反抗

138 / 接受与影响

139 / 隐性读者

145 / 开放的作品

147 / 期待视野(幽灵)

148 / 作为阅读模型的体裁

150 / 脚踏自由之轮的阅读

154/ 读者身后

156/ **第 5 章 风格**

157/ 风格面面观

164/ 语言、风格、写作

167/ 对风格的呵斥

171/ 标准、偏离、语境

175/ 作为思想的风格

178/ 风格归来

180/ 风格与样例

183/ 标准或范型

185/ **第 6 章 历史**

188/ “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

191/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193/ 观念史、社会史

197/ 文学演变

198/ 期待视野

203/ 改头换面的文献学

206/ 是历史还是文学?

210/ 历史即文学

213/ **第 7 章 价值**

215/ 诗歌大多拙劣,但仍是诗歌

218/ 美学幻象

222/ 何谓经典?

227/ 文学中的民族传统

230/ 拯救经典

234/ 对客观主义最后的辩护

237/ 价值与后世

240/ 走向温和的相对主义

243/ **结论:理论探险**

244/ 理论或虚构

245/ 理论与“语言层级”

248/ 理论与困惑

250/ **致谢**

252/ **参考书目**

274/ **人名索引**

序言：爱罢何所余？

可怜的苏格拉底，唯有一个自我管束的幽灵；而我的幽灵是一个
自强自信的幽灵，一个行动的幽灵，战斗的幽灵。^①

——波德莱尔(Baudelaire^②)《把穷人打昏吧》

戏用一句名言：“法国人的脑袋不适合搞理论。”这一说法至少符合六七十年代理论大兴之前的情况。六七十年代，文学理论在法国走向辉煌，仿佛信仰一变，转瞬间法国便消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落伍。要知道在此前，法国文学研究既没经历过俄国的形式主义，也没滋养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学派”或英、美的“新批评”学派，更不用提列奥·斯皮泽尔(Leo Spitzer^③)的风格学、恩斯特·罗伯特·柯提尔斯(Ernst Robert Curtius^④)的拓扑学、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

① 这段译文参考了郭宏安先生的译作《巴黎的忧郁》，第132页。——译注

②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他的作品表现形式接近古典主义，内容却奇特、奔放，与往昔的诗作迥然不同。他著有诗集《恶之花》等。——译注

③ 列奥·斯皮泽尔(1887—1960)：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其著作有《语言学与文学史》、《文学解读法》、《风格研究》等。——译注

④ 恩斯特·罗伯特·柯提尔斯(1886—1956)：德国历史学家。其著作有《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等。——译注

detto Croce^①)的反实证主义、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②)的变体考证学、“日内瓦学派”、“意识流”、F. R. 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③)及其剑桥弟子推出的“反理论主义”了。相对于20世纪上半叶风行于欧洲、北美的标新立异且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法国值得一提的只有瓦雷里(Valéry^④)的《诗学》与让·包兰(Jean Paulhan^⑤)的《塔布城辞藻》:《诗学》是瓦雷里在法兰西学院(1936年)所开设的公共课的名称,可惜昙花一现,先是二战爆发,继而诗人去世,遂使该课半途而废;《塔布城辞藻》(1941年)可能至今依然过于玄奥,含含糊糊地尝试着界定语言的——非工具性的——普遍修辞法:所谓“一切皆修辞”,即解构方法于1968年前后在尼采遗著中的新发现。1949年,热纳·韦勒克(René Wellek)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教程《文学理论》在美国出版,到60年代末,该书的西班牙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朝鲜语、葡萄牙语、丹麦语、芬兰语等译本均已问世,唯独没有法译本。直到1971年,其法文译本才以《文学理论》为名出现在瑟益出版社(Édition du Seuil)的《诗学》丛书中,但未出简装版。1960年,斯皮泽尔临去世前曾把法国人的这一闭塞落伍的状态归因为三点:首先,基于本民族传承不息、辉煌卓绝的文学和思想传统,法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其次,19世纪以来,探索因果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在文学研究中成为主流;最后,学校以讲解

① 贝内代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历史学家。其著作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那不勒斯王国史》、《1871—1915年意大利史》、《十九世纪欧洲史》等。——译注

② 吉安弗朗科·孔蒂尼(1912—1990):意大利文学评论家、文献学家。其著作有《意大利文学史纲》等。——译注

③ F. R. 利维斯(1895—1978):英国文学评论家。其著作有《伟大的传统》、《文化与环境》等。——译注

④ 瓦雷里(1871—1945):法国诗人。其著作有《诗学》、《地中海随想》等。——译注

⑤ 让·包兰(1884—1968):法国作家。其著作有《盲女》、《光与暗》、《塔布城辞藻》等。——译注

文本为主，这种对文学形式深入浅出的描述妨碍了更为明晰缜密的研究方法的形成。依我看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略：一个是缺乏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指导，自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①)、罗素(Bertrand Russel^②)、路德维希·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③)、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④)以来，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已经占领了英、德高校的讲堂；另一个是阐释学传统十分薄弱，虽说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⑤)、海德格尔(Heidegger)在德国已经先后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抨击。

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在斯皮泽尔发表上述尖锐言论时，局面已是大为改观。可谓是耐人寻味的大起大落，法国理论一时间跃居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神奇的60年代(时间跨度实为1963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昨日的沉寂似乎成就了今朝的跨越，狂热单纯，烟花满天，但愿这种一蹴而就并非镜花水月。1970年前后，文学理论如日中天，令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为之癫狂。新的理论争奇斗艳：“新批评”、“诗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不一而足。经历过那段流光溢彩岁月的人无不对之无限缅怀。但凡新流派强势登场，人人趋之若鹜。在那些日子里，有理论撑腰，文学研究盛极一时，令人倾倒，令人叹服。

今日的情况颇为不同。理论已被制度化、条理化，蜕变为一种刻

① 戈特洛布·弗雷格(1848—1925)：德国数学家、哲学家，现代逻辑学的先驱。——译注

②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译注

③ 路德维希·维根斯坦(1889—1951)：英籍奥地利裔哲学家。其著作有《哲学研究》等。——译注

④ 卡尔纳普(1891—1970)：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译注

⑤ 胡塞尔(1859—1938)：即埃德蒙德·胡塞尔，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其著作有《算数哲学》、《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哲学的观念》、《形式、先验逻辑》、《笛卡儿式的沉思》、《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与文学批评》等。——译注

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与干巴巴的文本讲解无异,而当年理论所穷追猛打的却正是此种干巴巴的讲解。将理论纳入教学,其命运似乎就只能僵化。作为19世纪末志存高远、极具魅力的年轻学科,文学史有着同样的悲惨经历,新批评亦未能幸免。六七十年代,相对于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而言,法国文学研究尽管在形式主义和文本性方面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但六七十年代的狂飙过后,理论研究并未在法国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否应当咎于新批评:它没能从深层撼动,只是暂时地屏蔽了文学史在研究中的垄断地位?解释——即杰拉尔·热奈特(Jérard Genette^①)的解释——显得比较简短,尽管新批评没能推倒索邦大学的高墙,但它在国家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中站稳了脚跟。或许,这正是它变得僵化教条的原因。时至今日,学生没有掌握叙述学的说法及其微妙的切分,就不可能通过会考。如果考生说不出考卷中的那段文本是“同质”还是“异质”,具有“单一性”还是“重复性”,属于“内聚焦”还是“外聚焦”,肯定会被拒之门外。这就像以前的考生必须要弄清换置中的错格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②)的生日一样。要了解法国高等教育及其科研的特色,就不能不提及一个事实,即大学长期以来依赖考试在中学教师中招聘师资。仿佛1980年以前我们便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理论,可以对教学进行革新了:来点诗学,再来点叙述学,就能解释诗歌和散文了。与几代以前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③)的文学史的下场一样,新批评理论很快沦为在考卷上显示才华的偏方、窍门和捷径。一旦理论开始向无比神圣的文本讲解提供某种辅助科学时,理论的冲动就冻结了。

① 杰拉尔·热奈特(1930—):法国文学理论家。其著作有《形象 I》、《形象 II》、《形象 III》、《体裁理论》等。——译注

②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哲学家。其著作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译注

③ 朗松(1857—1934):法国文史学家、学院派文学批评家。其著作有《法国文学史》、《居斯塔夫·朗松谈伏尔泰》等。——译注

理论在法国乃昨日昙花，1969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①)曾表达过以下的心愿：“‘新批评’应该很快地成为推陈出新的沃土”(Barthes, 1971, p. 186)。这一心愿看来尚未实现。六七十年代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找到接班人。就连巴特本人的理论最后也被奉为圣典，这自然不是保持某一著作生命活力的最佳做法。有人改弦更张，远离初衷，投向别的领域；另一些人，例如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②)和热奈特，则转向伦理学视角或美学视角。很多人回归传统文学史，正如时髦的所谓发生学评论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特别关注新发现的前人手稿。勉力支撑的《诗学》杂志，其内容大多是些拙劣的模仿；同样，《文学》，1968年学潮后的另一名刊，则变得更加兼容并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统统来者不拒。浪子回头之后的理论早已今非昔比：它被归入文学史的长河，与大学里其他分门别类的著作比肩而立。理论被摆进书架，失去了攻击精神，只能在固定时段等待学子们的光临，除了与流连于各个学科书册之间的大学生外，跟其他学科和外界不再有任何交流。文学理论一旦不再申明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文学，不再点出什么是文学研究当下的相关性与危险性，也就失去了超越前人的盎然生机。文学理论的角色固然无可替代，然而人们已经不太热衷于文学研究了。

“万物生生不息，理论将卷土重来。当人们陷于无知的泥潭不能自拔而徒生烦恼时，就会发现问题之症结。”早在1980年，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③)在其《集合论》的再版前言中就宣告了这种复兴。雄心勃勃的《集合论》初版于五月风潮之后的1968年秋，书

① 罗兰·巴特(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其著作有《写作的零度》、《论拉辛》、《批评与真理》、《S/Z》、《恋人絮语》、《神话学》、《流星雨体系》、《符号学原理》、《符号帝国》、《显义与隐义》、《神话大众文化诠释》、《明室》等。——译注

② 茨维坦·托多洛夫(1939—)：法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其著作有《文学理论》、《谈诗歌》、《象征理论》、《语言学百科辞典》、《批评之批评》等。——译注

③ 菲利普·索莱尔斯(1936—)：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其著作有《写作与极限体验》等。——译注

名源于数学术语,书中收录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①)、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②)、朱丽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③)以及《原样》杂志创作阵营的作品。借用上述理论家的盛名,它多少有点“学术霸权”(Sollers, p. 7)的味道,索莱尔斯本人事后对此也供认不讳。那一阵子,理论研究乘风破浪,让人觉得活得滋润。列宁有言:“发展理论以免落后于生活。”于是路易·阿尔图赛(Louis Althusser^④)便以列宁的名义将自己在马斯普罗出版社主编的论文汇编命名为《理论》。在结构主义大行其道的1966年,皮埃尔·玛什雷(Pierre Macherey^⑤)出版了《构建文学生产理论》一书。以文学为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观的确立)与形式主义(语言学分析方法)在书中成为佳配。理论是批评,是论战,是战斗,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⑥)1927出版的的书的书名就是这么咄咄逼人:《文学·理论·批评·论战》(茨维坦·托多洛夫在其1966年介绍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文集《文学理论》中对此有节译),另一方面,理论还雄心勃勃要建立一门关于文学的科学。热奈特在1972年写道:“理论的对象不单单是唯一的‘现实’,还应该是文学虚构之全部的‘可能’”(Genette, p. 11)。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他

①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其著作有《精神病的历史》、《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精神病的历史》、《康德的人类学》、《精神病与心理学》、《词与物》、《雷蒙·鲁塞尔》等。——译注

② 雅克·德里达(1930—2004):法国现代哲学家、解构主义学派的创立者。其著作有《文字语言学》、《文字与区分》等。——译注

③ 朱丽娅·克里斯蒂瓦(1941—):法国符号学家、文学理论家。其著作有《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小说文本》、《诗性语言的革命》、《关于中国妇女》、《符号的运动》等。——译注

④ 路易·阿尔图赛(1918—1990):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其著作有《拥护马克思》、《读〈资本论〉》、《政治和哲学》等。——译注

⑤ 皮埃尔·玛什雷(1938—):法国思想家,路易·阿尔图赛的学生。其著作有《文本生产力论》等。——译注

⑥ 鲍里斯·艾亨鲍姆(1886—1962):前苏联文学史家、形式主义者。其著作有《论电影风格问题》等。——译注

的两大理论支柱，被用来证实他关于探求文学不变元素或普遍元素的研究。他宁愿将一部部个人作品看作种种创作之可能而非真实作品，看作体现潜在文学系统的实例，因为它们比那些尚未实现的潜在的作品更容易操作，有助于我们进入结构。

如果说糅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理论在1980年已经过时，那么今天我们谈什么？我们是否已经无知、浮躁到了这一步，又开始期盼理论了呢？

理论与常识

有可能对文学理论进行总结并绘制全貌吗？那又该采用何种形式？我们大概在盲目下注，因为保罗·德曼(Paul de Man^①)曾说：“文学理论最主要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它无法定义”(de Man, p. 3)。我们需要一种对立理论，否则文学理论无法把握，这就好比要说清楚隐身的上帝，没有否定派神学不行，看来得放宽尺度，好好谈谈文学理论与虚无主义之间的——确实存在的——亲缘关系。理论不应被简化为一门技巧，一门教案(当它成为规则技巧的汇编、带着色彩斑斓的封面被摆在拉丁区书店的橱窗中时，它就已经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了)，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将其玄学化、神秘化的理由。文学理论绝非宗教。再说，文学理论未必只有一种“理论意义”，我完全有理由说，它很可能在本质上是论战性的，批判性的，生有反骨的。

13

对我而言，理论的有趣与真意主要不在于其神乎其神或精致严密，也不在于实践或教学方面，而在于它对文学研究中固有观念的充满活力的抨击，以及固有观念对它的顽强抵抗。或许，给出了自己关

① 保罗·德曼(1919—1983)：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其著作有《美国新批评中的形式与意向》、《解构之图》等。——译注

于文学的定义(这定义从定义上讲十分可疑,可谓是占据首位的理论陈词滥调,即“什么是文学?”),人们期待一份关于文学理论的总结,继而草草回顾所有上古、中世纪及古典文学理论,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e)到巴陀(Batteux^①),当然也不会忘记提一提种种非西方的诗学,扫描20世纪为理论所关注的种种流派:俄国的形式主义、布拉格的结构主义、美国的“新批评”、德国的现象学、日内瓦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国际马克思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阐释学、精神分析学、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此类教材可谓汗牛充栋,让教师省心,为学生分忧。然而,那些教材所谈的不过是理论中的细枝末节。它们不是让理论失却本性就是将其引入歧途,而理论真正的精神恰恰与折中主义背道而驰。理论的精神,是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论战的精神,是低着头一条死胡同走到黑的精神。理论家们常常给人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其对手立场的批评不够中肯理性。他们像其对手一样自以为是且故步自封,他们侃侃而谈且反复强调,结果常常把自己的命题或反命题推至荒谬地步,甚至自己推翻自己,信口雌黄,让对手不战而胜,乐不可支。你只需任由某位理论家高谈阔论,时不时地带点嘲弄意味地打断他一下:“是吗?”你就能见到他不顾一切地赤膊上阵!

我在贡多塞中学上初一时,有位老教师,教拉丁语和法语,同时还兼任了布列塔尼区他家小镇的镇长,每遇到一篇文学课文,他就会问我们:“这一段如何理解?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该诗歌或该散文美在何处?作者观点的独到之处体现在哪里?它对我们有何启迪?”人们一度以为这类令人烦心的问题已被文学理论一劳永逸地荡涤干净了。然而,答案过耳,问题犹在,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有些问题每代人都会重提,其形成早于理论,早于文学史,理论建立之

^① 巴陀(1713—1780):即夏尔·巴陀神父,法国哲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其著作有《文学原理》等。——译注

后，冒出来的还是这些问题，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不禁让人寻思是否有文学批评“史”这回事，比如说的确有哲学史或语言学史，史中常有新造的概念，如 cogito（“我思故我在”）或补语。在批评领域，范式永远不会消失，它们互补共存，基本上相安无事，翻来覆去地折腾那些相同的观念，即属于大众语言的观念。此乃原因之一，可能是主要原因，让我们觉得文学批评史始终在重弹老调：阳光之下无新事。人们在理论中不遗余力地试图剔除那些惯用术语：文学、作者、意图、含义、表述、再现、内容、背景、价值、个性、故事、影响、时代、风格，等等。长期以来，大家在逻辑学领域里就是这样做的：在一般语言中切出一块具有真值的语言区域。不过，逻辑学后来被形式化了。文学理论没能摆脱与文学有关的那些通俗说法，即读者和票友们的用语。因此，每当理论远去，那些旧有观念便会沉渣泛起，依然如故。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它们，是因为它们自然贴切、名副其实吗？抑或如德曼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有意抵制理论，因为理论让人难受，因为理论妨碍我们借助语言和主观性制造幻觉。有人说今天已经几乎没人能感到理论之翅所扇之风了，这大概让人觉得更安逸。

15

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除了我所说的那个微不足道的教学法？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1970年前后那个辉煌的时代里，理论就是反话语，对传统批评的前提进行质疑。巴特曾想用“文学科学”来取代当时风行高校的“似是而非的批评”，神奇的1966年，他在《批评与真理》中将此类文章概括为“客观、有趣、明晰”。当关于文学之惯常说法的前提不再天经地义地被人们接受时，当这些前提被当作历史产物与约定来质疑时，新的理论就出现了。最初，文学史也是根据某一理论搭建起来的，以这理论的名义它在文学教学中驱逐了古老的修辞学。然而，随着文学史越来越适应大学、中学课堂，这理论便渐渐淡化，甚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从本质上讲，呼唤理论就是呼唤对立，呼唤颠覆，呼唤起义。理论有一个逃脱不了的宿命，那就是被学术机构化解为某种方法，即所谓被回收。20年过后，令人惊讶的假如

16